

第廿二集

繡	刺	打	闕
襦		金	
記	目	枝	山
贈	解	牧	小
		羊	天
珠	表	山	台

河北梆子傳統劇目彙集

河北梆子傳統劇目彙集第 集

河北省戲曲研究所編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目錄

目述者

頁數

綉襦裙

〔佚名〕

一

刺目

趙展元

十六

打金枝

刘和山

十九

團山〔董家山〕

張國彥

三十九

贈珠

張福来

五十五

鮮衣

刘和山

六十

牧羊山〔牧羊圈〕

〔佚名〕

六十八

小天台

〔佚名〕

九十九

繡襦記

(佚名)

人物

李院媽

銀箏

李亞仙

袁好善

鄭元和

第一場

(李院媽，銀箏上)

李院媽：(念)牢籠一計巧安排，

空教痴郎費疑猜，

桃花流水依然在，

暗把仙橋拆錯開。

(詩)東中賺盡雲花錢，

鳩占雀巢又一年，

雙手放开銀彈子，

將他驚散不同眠。

老身平康市李院媽便是，自從榮陽

鄭公子入院以來，不覺一載有餘，

可惜他不惜銀錢，盡行破費，与我

亞仙女兒如漆似脂，意欲堅歸榮陽，

他二人暗將言語打探，老身我总无

好語回答於他，虽則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怎奈女兒這些旧好一概絕情，

得罪了许多貴戚王孫富家公子，常

言道得好，有奶便是娘，有錢便是

郎，如今鄭公子接濟不來，又不便

放下面孔，虽則亞仙女兒外向，凡

事要由老身作主，仔細想来，不如

与女兒商量一个計策，將他遣开才

好，銀箏。

銀箏：伺候。

李院媽：你看你寡姐姐起来沒有。

銀箏：这一陣还在翻工觉，那里起来。

李院媽：日高三丈还未起来，不怕睡起病来，

快快叫她起来梳洗，到我上房有話

相叙。知道。

李院妈：噢吓，太养娇了！

（唱）中堂独坐自躊躇，

如今财源不似初，

想老身只有这棵摇钱树，

天孙贵戚也贪图，

为他得罪都督府，

为他冷落上大夫，

郑公子一人来占住，

受着前情不敢逐，

今日听改缺资斧，

招商店裡卖家奴，

开来此门望出路，

无钱那舍酒难沽，

亚仙来讨那肺肺，

书道驱邪好灵符，

不言院妈来摆佈。

银

（唱）银箏催起叠床铺。

姐姐快快些起来，妈娘请你有后相叙。

（李亚仙上）

李亚仙：银箏低声些，郑相公这几日身体不

好，不要警醒於他，你去打水来。

银箏：知道了。

李亚仙：（念）春色阑珊人意懒，

簾前鸚鵡尚警寒。

坐卧少餘欢，

何故情郎愁嘆！

观看公子这几日昏昏如醉，兴味萧

然，不知所为何事，时才妈娘唤奴

说话，待奴将就梳洗罢了。

（唱）对坐妆台把脚踏，

打散青丝随意梳，

不把脂粉颜如故，

一样深闺美人图。

银箏：姐姐水来了。

李亚仙：放着。

（唱）半窗春影忙不著，

轻移莲步把房云。

銀箏：你不用远走，恐怕郑相公醒來，你要好生招呼。

銀箏：知道。

李亞仙：（唱）来至上房尊声母，

喚兒何事说明白。

請向媽娘，喚得女兒出来，有何话

叙！

李院媽：兒吓，我且问你，这几日郑相公司

好？

李亞仙：这几日郑郎情思昏昏，精神短促。

李院媽：他对我儿说什么？

李亞仙：他说话藏头露尾，半吞半吐，不知

所为何事。

李院媽：这也罢，喚得女儿出来，非为别

事，你且坐一旁，听娘道来！

（唱）自从与公子放手飞，

我儿终日紧相随，

本是鸳鸯成了对，

怎奈为娘忘吃亏。

李亞仙：媽娘，郑郎为人不善，何言吃亏？

字？

李院媽：（唱）我儿无有亲姐妹，

不靠我儿却靠谁。

为他不把客寓陪，

为他不把官宦陪。

贵戚王孙都得罪，

切莫得墙倒众人推。

开此门来望长流水，

他一人何敢放斜占。

李亞仙：只要郑相公有钱，女儿不接他客也

是一样。

李院媽：儿吓，你那里知道他近来的景况，

听娘道来。

（唱）卖来心曾把良心昧，

名叫东翁改姓崔。（？）

李亞仙：原来如此，女儿那里知道。

李院媽：（唱）每惯口中少用费，

看看就要把难为。

李亚仙：既是公子无有银钱，姑娘又如何安顿？

李院妈：（唱）大拘面固然难辞退，

段一计叫他困重围。

母子另自来富贵，

方能吐气得扬眉。

免吓免你道此计美不美。

李亚仙：（唱）李亚仙一旁闻听双垂。

李院妈：我免为何哭啼起来了？

李亚仙：闻听妈娘这番言语，女儿怎敢不心，

只是免与郑公子情好已非一日，今

朝一旦分离，叫免心中何忍。

李院妈：免吓，这京都城中，人文荟萃之所，

何只郑郎一人，凡事总要个万全之

策才是。

李亚仙：此时女儿方寸已乱，凭在妈娘便了，

但不知妈娘有何妙计逐之？

李院妈：待为娘度计於你，管叫郑郎欢天喜

地中计而云罢了。

（唱）你既道自从匹配一年多，

朝取欢来暮取乐，

年少青春容易过，

并未曾云个小阿哥

送子观音有香火，

二人礼拜把头磕，

保佑今年生一个，

也是郑门香火脚，

如此一谈必停妥，

此捲坐向北角，

拜罢菩萨回寓所，

崔府花园小曲坡，

哄说贾母那裡坐，

与我原来有瓜葛，

崔相公在彼打中火，

贾玩亭台与楼阁，

分外殷情把酒兼，

不多时骏马走如梭，

既先身抱病遭奇祸，

叫我免先回救阿婆，
請相公不必來看我，

叫賈媽糾住假張羅，

我母女預偷驢車並馬脫，

急忙院房來歸却，

安邑東門暫去躲，

定將元和來望脫，

他若來時兩下掉，

去向賈母无着落，

免吓免你道此計可不可，

這也是事到來沒奈何。

免吓此計你可知道？

李亞仙：女兒不知。

李院媽：此乃是調虎離山之計。

李亞仙：媽娘，此計到好，只是過於狠心了。

（唱）說媽娘設此計過於狠心，

低下头不啻我暗地伤情，

看將來還是奴紅顏薄命，

不能與与郎郎盟定終身，

不知者反說奴楊花水性，
奈媽娘全不管兒女情深，

奴早有从良意全归原郎，

几次里求媽娘總不應承，

怪道他为銀錢終日逼緊，

顧不得主僕情義了未興，

这几日在芸房奄奄成病，

設此計他必然命赴幽冥，

想到此不由奴珠淚難忍，

我免不必悲淚，世上那有不散的

筵席，譬如郎郎未曾到此，又便如

何，為娘主意已定，天事都較不轉

來，你且自回房，依計而行罷了。

李亞仙：喂呀这个！

（唱）李亞仙沒奈何免強答應，

恨媽娘貪銀錢不念旧情，

兩套套云客堂芸房來進。

李院媽：（唱）李院媽在一旁暗喜在心，

非是我護持好海棠春景，
怕的是冷落了車馬如云，

秋光去春又来家園重全，

蝶恋花蜂釀蜜别有风情，

但愿得此計成把心來順，

一任他褒貶我棄旧迎新，

此一回李院媽把計來定，

下一回却元和穷途当中。(下)

第二坊

(袁好善上)

袁好善

(唱)

青春子弟慕殘花，

拋却富貴与榮華，

不思京榜地名掛，

忘却蟾宮摘桂枝，

只想青樓長逍遙，

匹配紅梅到白髮，

莫道他人心意差，

少年誰不把情嗟。

(詩)

从前世事如流水，

如今白髮兩賓客，
不幸妻亡并子喪，

提起叫人淚悲嘆。

夫以姓袁名好善，不幸妻亡子廢，

流落烟花院中，作一帮工之人，是

夫以苦苦相劝众家姐妹早日从良，

其中也有被夫以劝转的，只落得夫

榮子貴，也有劝不转的，到后来只

落得玉碎花殘終身无靠，今乃中秋

佳节，月明如鏡，怎不见李姐姐与

知相公云來赏月，我不免去至窗外

偷听一时便知詳端，正是要知心腹

事，但听口边言。

(唱)袁好善迈步兒來在前院，

又只見一轮月恰似銀盤，

众姊妹賞良宵笑声不断，

他二人不玩景所为那端，

我不免在窗外偷听一遍，

方知他因何事不把月观，

且不言紗窗外站立好善，

（李亚仙上）

李亚仙：（唱）明人明美多奴李氏亚仙。

（詩）數載迷滯落风尘，

寂寞偷寒到而今，

从今洗尽胭脂粉，

苦向雲窗伴书生。

奴李氏亚仙，初落风尘，幸逢滎阳

太守之子，名曰郑元和，风流秀士，

眷恋多情，与奴山盟海誓，共结同

心，不料他银钱用尽，改母不良，

竟至将他逐出院去，流於大街，落

于乞讨之中，是奴不负前誓，将他

收留进院，立志从良，愿伴郎君寒

窗苦读，今乃中秋佳节，月明如镜，

奴不免請官人云堂，劝解一番，妻

身拜請官人。

（郑元和上）

郑元和：娘子，卑人有礼。

李亚仙：有礼相还，官人看坐。

郑元和：有坐了，娘子，你前良月明风清，

能有几何。

李亚仙：又道是光阴似箭，不可虚度，趁此

良宵，还应苦读。

郑元和：娘子，这美景古今难逢，今夜可免

这功課罢。

李亚仙：古人云：劝天阎断，学要时习，快

快請登书案。

郑元和：娘子，你教卑人玩上一宵，明日再

候不迟。

李亚仙：郎君，非是苦苦折磨於你，官人請

坐，听妻道来。

（唱）劝郎君要苦读休辞劳倦，

奴一心只望你金榜名传，

怕的是到後來受人褒贬，

提起不由奴珠泪惨然。

郑元和：娘子休得如此，卑人读书就是

（唱）翻开书不由人泪流满面。

李亚仙：即君你怎么才翻开书，就吊下泪来呢？

郑元和：那能得知？是卑人翻开书卷，但只见这篇书上，孔子云：过而不改是为过也，想这章，卑人亦曾听见我的父亲讲过的。

李亚仙：你令尊大人又是怎样讲呢？

郑元和：我父讲道，人生不怕有过，只怕知过不改，便是过矣，如今卑人看看这章书如庭训，怎么叫人不掉泪。

（唱）见此书如庭训如亲亲，

那和我流落至烟花小院，

好叫我暗怀悲愁闷多添。

娘子，卑人今夜身体闷倦，暂去安歇，明日再读不迟。

（唱）明日再读不迟。

李亚仙：你翻开书来，未曾读上几句，就言身体困乏，敢么是你一人读书冷淡，是与不是？

郑元和：正是如此。

李亚仙：这个无妨，你在那旁读书，奴在这旁刺绣相陪，好与不好？

郑元和：这样说，还不是要读？

李亚仙：怎么不读。

郑元和：你只管叫卑人读书，怎么又不见刺绣？

李亚仙：如此待奴取针线来。

（唱）对着灯剪裁红手拈针线，

启读书奴刺绣各把心专，

绣一朵並头红花光灿灿。

郑元和：娘子这朵花儿绣得好，只可惜差了点颜色。

（唱）

李亚仙：男女之功各分别，你晓得甚么。

（唱）绣一朵玉蝴蝶粉翅高飞。

郑元和：娘子这蝴蝶虽绣得好，还有点谈处。

李亚仙：你不读你的书，管奴的针线则甚。

郑元和：这样说来，岂不是卑人多嘴了。

李亚仙：诚为多嘴。

郑元和：我就自己打咀。

李亚仙：白挨了的，没人心疼。

郑元和：既是没人心疼，我自己忍气些，娘子既爱绣花，何不与别人绣件蟒袍，

穿在身上，也是娘子的脸面。

李亚仙：只要你发愤成名，妻昼不停针，夜

不停线，慢道一件蟒袍，就是十件何难之有。

郑元和：郑大少爷岂是量得就的！

李亚仙：好吓。

郑元和：娘子你听窗外是甚声响？

李亚仙：乃是铜壶滴漏。

郑元和：甚么时候了？

李亚仙：已近三更。

郑元和：喂吓，夜已深了。

（唱）听铜壶响连声频催银汉，

金炉内冷尽了紫雾浓烟。

银台上灯花落度已过半，

见明月移花影上了栏杆。

耳边厢又听得笑音不断，

想必是青楼中庆赏华筵

家姐娘多快乐苦心难按，

这一阵好叫生如坐针毡。

李亚仙：郎君停书不读，是何故耶，敢莫时

才隔窗听着丝竹之声，反想当年的

乐景？

郑元和：娘子我与你青春年少，想楚那青楼

美景，倒叫生寸心难安也。

李亚仙：郎君此言差也！

（唱）听他言不由人心中暗算，

低下头不由奴愁闷心间。

青楼中那颠险已曾历练，

害人的无底船任你去玩。

我劝你风流事一概不染，

休贪恋烟花院误了少年。

郑元和：（唱）向金奁懒看反三坟五典，

论才学高比并不让人先。

将古今诗与赋读过一遍，
美良宵到不如早早安眠。

李亚仙：（唱）

笑冤家自幼英才疏学浅，
休得要誇海口把奴来瞒。

奴虽然未读过五经书卷，

瞒不过你的妻李氏亚仙。

郑元和：娘子，卑人学富五车，无书未过，

无书未观，何言见浅呢？

李亚仙：书囊无底，古人尚其读之不尽，何

况於君？

（唱）读书囊却无底千千万万，

那丹桂在月中人豈轻攀，

少年时不勤读偷安躲懒，

到白鬓方悔那时才难，

郑元和：（唱）非是我肉沉沉心慵意倦，

在官门为公子快乐清闲。

美良宵从未曾受此清淡，

想起了青楼中妙不可言。

李亚仙：（唱）

听此言却忘了当初贫贱，

还须要下苦口相劝一番。

郎君这烟花院中，迷人深坑，反脸

无情，俱已经过，如今还不痛改前

非，尚其痴心贪恋，有何好处哉！

（唱）烟花院尽都是无情反面，

在人前假殷勤巧语花言，

剪青丝为表记迷人长恋，

发山盟和海誓口甜心酸，

任凭你花费了银子千两，

焉能够转他妓女心田。

妻劝你休把烟花来贪恋，

芸窗下勤苦读书切莫偷闲。

如囊萤如映雪心广体胖，

素富贵素贫贱当想从前。

郑元和：（唱）美良宵空虚度精神少欠，

到叫我这一阵闷在心间。

我的妻苦劝我这般拘管，

眼昏花入醉乡心在一边。

李亚仙：郎君，奴家苦苦劝君，执意不从是

何故也？

郑元和：卑人读书够了，取功名易如反掌。

李亚仙：郎君既不读书，妻也难於勉强；不

如闲坐谈心如何？

郑元和：娘子有何见教？

李亚仙：请问郎君，这富贵荣华君可经过？

郑元和：想卑人乃是皇堂太守之子，身居宦

门，挥金如土，视富贵功名若浮云，

这个卑人已曾经过来的。

李亚仙：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颠沛流离，

君可经过？

郑元和：想那信天翁之日，曾受跨下之辱，

伍员无时，曾吹箫乞食，人生得失，

古今皆然，这又何足介意。

李亚仙：这富贵荣华，君已见过，如今还不

痛改前非？

郑元和：卑人不顾富贵功名，今得娘子，足

之够也。

李亚仙：有何好心眼

郑元和：娘子要听，夫道来！

（唱）你好比天仙女娥却月殿，

惹得人时刻的挂牵在心。

说甚么杨贵妃沉鱼落雁，

说甚么王昭君去和此番。

我爱你这酥唇芙蓉粉面，

我爱你这如玉耳坠金环，

我添你十指头犹如嫩笋，

杨柳腰歪眼眼美貌非凡。

生爱你敢于飞百般爱慕，

罗裙下金莲小三寸付付。

最可爱是娘子秋波一对，

贪花死几泉下生也甘心。

我不愿做高官当朝一品，

我不愿做陶朱富有千金。

我不愿高车马金带立站，

生不愿享荣华子子孙贤。

但願得娘子妻颜色不变。

李亚仙：（唱）

夫妻们全偕老，永远百年。
把功名和富贵，事不关，
效范蠡和西施，共驾小船。
听他言不由奴心中悲嘆，
真个是书呆子，痴迷不堪。

烟花院定，本是秦楼楚馆，
一心心苦贪恋，所为那端。

白与夕相陪伴，还不遂愿，
细思量，好叫奴难上又难。

全不想二椿萱，光阴有限，
全不想尽子道，膝下承欢。

知道的，说足你偷安躲懒，
不知者，反说奴心怀不贤。

细思量，还是奴把他拖牵，
害得他骨肉们不得团圆。

郎君时才以言爱奴，到底爱那底哩？

郑元和：卑人别的不爱，爱只爱你那一双秋波。

李亚仙：郎君怎说？

郑元和：爱你那一双秋波。

李亚仙：哎！官人哦！

（唱）到如今他还说爱奴俊眼，

害得你少年人无有发达。

把从前恩和爱，一齐丢下，

执金钗刺在目，双眼齐瞎！

郑元和：喂呀！不好了，袁公快来！

袁好善：来也。

（唱）见姐姐昏迷去不醒半点，

为甚的损夜容，意切心坚。

趁此时看，莫错过她来，

谁的，是谁的，非许过一番。

姐姐醒来！

郑元和：娘子甦醒！

李亚仙：喂呀！痛杀奴也！

（唱）这一阵痛得奴口难言语，

眼目中流鲜血，头眩眼花。

袁好善：（唱）向姐姐因何故，这般气大？

李亚仙：（唱）李亚仙不藏人把事做差，

恨冤家不發憤落人笑話。

劝不转铁石心切齿咬牙，

想当初进院来何等身價。

到后来銀用完无处安扎，

被老母趕出内隻身无掛，

流落在京都地不得回家，

沿街上去唱曲混度吃花。

遇着奴願从良相逢路狹，

顾盼他才忍得挨飢受罵，

好容易医疾病調养於他，

到如今锁不住心猿意马，

总想着青楼中雪月风花，

不知羞反說奴奴自弄雅，

到不是为了奴悞了於他。

气不过才將他心病割下，

书呆子好上进奋志归家。

袁好善：喂呀！原来如此。

（唱）听姐姐一番言刚强正大。

李亚仙：相公糊塗真糊塗，

待书懶惰不肯讀。

袁好善：李姐姐多贤淑，不爱荣华願清福，

抛却绶綢換棉布。

李亚仙：劝夫早早見翁姑，死中得活全不顾，

看来相公不知足。

袁好善：可嘆如花似玉女，成全夫志刺左目，

非是老奴叫骂你，郑相公，书呆子，

无毒不丈夫，无毒不丈夫。

（唱）不由我无名火越發越起，

这一陣好叫人怒氣齊發。

一心心只想去浪蕩玩耍，

少年时不勤學悔在白髮。

卖油郎占花魁百年逍遙，

休学那杜十娘空向李甲。

李姐姐休煩惱把气忍下，

从今後劝相公自有发达。

李亚仙：（唱）奴一片冰心冰消雪化，

悔山盟和海誓才罢琵琶。

事不成反美犬枉把虎画。

燒錯了斷夫香千差万差，
高堂上二爹媽全不常掛，
何況奴是一朵敗柳殘花！
郑元和：喂呀！我好悔呀！

（唱）這一陣羞得我如痴似哑，

低下夫我好叫天有話答，

想当初落魄紧自低身價，

数九天无衣食谁来憫咱。

看将来还是我心昏迷差，

不思前不想後自不詳察。

我娘子平素求宽宏大量，

夫妻们为小事何必生差。

到後來若能醵金榜名掛，

二爹娘知此事必然報答。

我若还負娘子恩高义大，

郑元和难逃脱神天鉴察。

袁好善：这才是話，哈哈，哈哈！

（唱）李姐姐听老汉拍了劝罢，

郑相公知过改不必气他。

李亚仙：（唱）

见冤家发了誓奴心放下，

蒙袁公苦相劝慢慢報答，

只为他二爹娘倚门常掛，

官宦子入卑田玷辱声名。

刺左自只望他鱼龙变化，

不枉我李亚仙从良未差。

浪子门若回头黄金无價，

为人子全忠孝为国齐家。

袁好善：相公，姐姐，夜已深了，請安宿罢。

郑元和：有劳袁公，請来对礼。

袁好善：有礼相还。

郑元和：正所謂妻刺左自夫感伤。

李亚仙：心托明月苦郎，浪子收心一片宝。

郑元和：从良。

李亚仙：刺自。